汾州府志 上

LIBRARY
OCT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32F454
1771
v.6

册 6
卷 12-14

汾州府志卷之十二

食封

孟增史記趙世家云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爲宅皐狼徐廣曰皐狼地名在西河索隱曰按如此說是名孟增號宅皐狼而徐廣云皐狼地名在西河者按地里志皐狼是西河郡之縣名蓋孟增幸於周成王成王居之於皐狼故云宅皐狼

士會食邑在隨故左氏春秋亦稱隨會以上周

代王是爲文帝漢書文帝紀高祖十一年定代地立子恒爲代王都中都說詳沿革

土軍侯宣義高祖十一年二月以擊陳豨功封邑千一百戶謚曰式子孝侯莫如孫康侯平襲平子生元朔二

年國除。
鄔侯騶鈞。齊哀王舅。孝文元年四月封。六年國除。
離石侯劉綰。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涉侯。
藺侯劉憙。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武原侯。
隰城侯劉忠。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端氏侯。
土軍侯劉郢客。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後徙封鉅乘侯。
皐狼侯劉遷。代共王子。元朔三年封。
中陽侯鮑永。更始時。以破青犢封。光武初國除。以上漢
中都公曹琬。樊安公均子。黃初二年。以嗣豐愍王昂後封。其年徙長子公。嘉平六年襲昂爵爲豐王。

中都侯孫資，景初二年，由樂陽亭侯晉封，齊王立，增邑三百戶，并前千戶。
京陵侯王昶，嘉平二年，以征吳功，由武觀亭侯晉封，邑三千七百戶，後以克毋丘儉文欽功，封二子亭侯關內侯，謚曰穆，子渾襲。
離石子孫宏，咸熙中，以父資舊勳封。以上三國魏
西河王司馬斌，宣帝弟，咸寧三年，由陳王徙封，邑千七百一十戶，謚曰繆，子隱孫晉繼襲。
京陵縣公王渾，初襲父昶爵京陵侯，太康元年，以平吳功，增封八千戶，晉公，卒謚元，子濟，濟子卓襲。

西河王司馬熹爲石勒所執。以上晉

離石侯石嵩卒葬萬戶山之西。右趙

西河王元太興。太和二十年。由前京兆王改封。子昺孫悰襲。

永安侯魏勤。太宗時封。

西河公元敦平。文帝之曾孫也。太祖初。被堅執銳。名冠諸將。後從征中山。所向無前。太宗時拜中都大官。世祖時封。子撥襲。

西河公元石都。天安元年封。

永安侯劉乞歸。孝文時封。

平遥縣子司馬子如永安初封邑三百戶晉侯以上北魏

永安縣分隰城置始於北魏太和十七年前此之永安即今霍州永安城而孝昌二年西河郡及永安隰城介休三縣俱僑置平陽界故北魏以前永安封爵孝昌二年以後及東西魏西河永安隰城介休封爵例不載入北魏之中都在今榆次縣又定陽未嘗僑置介休故北魏之中都定陽封爵例不載入辨詳沿革

西河王高紹仁文宣帝第四子天保初封

西河王高仁幾武成帝第八子天統三年六月封

西河縣公任延敬

西河郡公乞伏令和。以上北齊

西河縣公獨孤景雲。廣阿縣公楷子。周末以父功封。

平遙縣伯鮑宏。周平齊以功封。

永安縣侯韋壽。孝寬子。建德中封。靜帝初晉滑國公。

永安縣伯杜產。武帝時以戰功封。周末晉襄武縣侯。

永安縣男鄭元琮。沛國公譯子。宣帝初封。

西河郡公乞伏慧。仕周以軍功封。隋仍舊封。以上北周

介國公宇文闡。即周靜帝。隋初封。

介國公宇文永洛。由虞國公改封。

西河公紇豆陵。

西河郡公竇洪景。官驃騎大將軍封。子儼孫明哲襲。
平遥縣公鮑宏。開皇初。由平遥縣伯晉封。
永安縣男鄭元璹。周沛國公譯子。開皇初封。以上隋
永安王李孝基。高祖從父弟。武德元年封。二年討劉武周戰没。
西河郡公溫彥博。武德初以勸幽州總管羅藝歸國封。
貞觀四年晉虞國公。
永安縣公姜寶誼。武德初以佐命功封。
介休縣公郭知運。破突厥有功封。
西河公竇敬遠。孫善衡。曾孫懷亶。元孫印襲。

西河郡公郭英乂。後晉封定襄王。

西河公張綸。以上唐

西河郡開國侯相里金。五代時

西河郡侯靳德淵。元時

慶成王濟炫。晉恭王第四子也。晉恭王棡。太祖第三子。母高皇后。濟炫始生。太祖方御慶成殿宴。故他王率繫以地而王。獨號慶成。國汾州。成祖時坐事召還。薨謚莊惠。子美埥嗣。薨謚恭僖。子鍾鑑嗣。長子奇湞。嘗代父理府事。箠死無辜七人。晉王奏劾數慶成王失教。責奇湞罪。奪冠帶。降爲庶人。後更以孝聞。鍾鑑薨謚溫穆。奇湞

嗣。正德中，以賢孝聞，賜勅褒獎。薨，謚端順。子表榮嗣。端順王生子七十八。嘉靖初，尚書王瓊以聞。表欒俊茂寡言，孝友好文學。嘉靖三十年，壽八十，詔書嘉獎，賚以金幣。表欒薨，謚恭裕。子知爊嗣，薨，謚安穆。子新堤先卒，謚悼懷。新堤子慎鍾嗣，薨，謚榮懿。子敏蒞嗣，薨。子求掄嗣，薨。子審贐嗣。

永和王濟烺，晉恭王第六子，國汾州。謚昭定。子美塢襲，以罪廢。子順僖王鍾鋏襲，薨。子榮懷王奇清襲，薨。子靖惠王表栓襲，薨。子安簡王知㷻襲，薨。子新墇襲，薨。子慎鐳襲。

平遙王佶熠瀋簡王第三子也瀋簡王模太祖第二十一子母趙貴妃佶熠謚僖靖子惠恭王幼墫襲無嗣以唐山悼僖王子鎮國將軍詮鍪奉祀以上明

公主湯沐邑北魏文成帝女西河長公主薛初古拔尚主西河公主薛洪祚尚主唐順宗第四女西河公主沈翬尚主

流寓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舉有道拜太原太守不就穉嘗到江夏設雞酒薄祭太尉黃瓊不告姓名時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會葬聞之疑其穉也乃遣能言語生茅

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爲設飯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
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
林宗有母憂稺往弔之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衆怪
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
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而林宗建寧四年
卒陳留蔡伯楷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
見酈道元水經注漢時

令狐楚字殼士宜州華原人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
辭章旣及第桂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
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

與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綬鄭儋繼領太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不及占後事軍大讙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草遺奏諸將圜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元和十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文稱賢相楚少時嘗讀書緜山靜林書院見宋咸平五年囬鑾寺碑記唐時

王庭筠字子端河東人大定十六年閒進士明昌元年罷官卜居彰德買田隆慮讀書黃華山寺因以自號三

年詔爲應奉翰林文字遷翰林修撰泰和二年卒求生平詩文藏之祕閣又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玆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庭筠儀觀秀偉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工險韻書法學米元章與趙渢趙秉文俱以名家遵古爲汾州觀察判官時庭筠省親至此有行書詩石四片舊志載其詩入藝文非是地所作例不當入附錄於此其詩曰帝遣名山護此邦千家琵琶嵌西窻山僧乞與山前地招客先開卅雙卅四十也地四晦爲雙手拄一條青竹杖眞成日挂百錢游夕陽欲下山

更好。深林無人不可留。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廢無僧住。滿谷西風栗葉黃。挂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雪舞天風。寒、雲直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

元好問。字裕之。太原秀容人。七歲能詩。年十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於是名震京師。官至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

出新意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誌盡趨其門平遙超山有題名石云巳亥秋八月十有四日自太原道往山陽留宿於此東山元好問裕之題以上金時

孫翥字鳳儀汴梁人父仕元為集賢殿大學士至正二十八年四月九日明兵取洛陽執居守者令各寫平安書以慰出征將士時翥之父獨不寫洪武年號投筆遂自經死汾陽縣大相里卜山書院有翥所作詩碑序稱恐歲月愈久傳聞失真乃泣血以紀其實庶他日太史

氏有所採焉其詩曰乾坤須動風塵際父子君臣義獨全身恥帝秦寧蹈海心知尊晉不書年孤忠閬苑三秋月濁世齊州九點煙萬古姓名應不朽黃河如帶嶽如拳又有八哀詩序稱至正戊申家僮自覃懷來報鶴平安因感時之不幸而志之不遂乃作八哀詩以洩其憤其詩曰歷數乾坤破山河道路難鄴城秋草合易水朔風寒賁勇曹劉壘輪平李杜壇林泉心不遂空報鶴平安茅土恩雖重蕭墻禍已胎關山豺虎鬬江海鱷魚來管樂才何忝風雲氣自迴深嗟王子晉愁霧鎖蓬萊萬里長城壞千齡刼數遭卧龍終爲漢司馬已歸曹秋風

纏金闕將軍折寶刀九重無路訴短髮不勝搔狡兎蹄
方健韓盧鼎欲燃旌旗朝入雒謗篋暮輸燕縛信高皇
詐開邊杜預賢憂時常痛哭淚入武功天服楚茅先入
吞吳沼可期君臣傾社稷天地限華夷否極還生泰時
安又致危百年文物盛涕泗墮瘡痍德厚唐虞帝寬深
蟣虱臣禁闕排虎豹高閣閉麒麟咄咄年將宴漫漫夜
不晨屈原忠見放憔悴楚江濱帝座元都遠天門北海
深有人歌楚些無客問陳琳望闕千行淚思君一寸心
雷霆司號令幾日破重陰龍虎風雲散鯨鯢海水翻干
戈天下動宗廟聖人存跋踄防多難心肝奉至尊乘輿

千里目終日爲消魂案元史宰相表至正二十八年戊申有左丞孫景益而不見列傳順帝紀於二十八年四月亦疎漏失之故具錄翕詩以補史之闕遺元時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以貢生薦授兵部司務再薦職方司主事未仕其學上接漢唐考核之儒所著有音學五書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日知錄亭林集等書嘗寓汾陽縣其金石文字記所載大相里齊天保三年相里寺碑郭社村唐乾封二年郭君碑文侯村唐上元三年上桂國任君碑小相里唐上騎都尉相里瑞碑晉天福五年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皆身至其地摹拓者又

有詩見藝文
李因篤字子德富平人與崑山顧炎武太原閻若璩皆以博古精考核爲學者所推重時稱爲關中李夫子其至汾陽因顧炎武遊汾時取道而來也
傅山字青主陽曲人與汾陽胡庭友善其書法篆隸及詩古文辭一時珍貴之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辭授內閣中書未仕
舊志列尹吉甫介之推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郭巨陳搏並涉傅合今不錄又吳悉達事見雜識

汾州府志卷之十三

人物一

宋壯武侯昌楚卿子冠軍宋義孫也始居太原界休爲代王中尉高后崩諸呂欲爲亂以危劉氏大臣共誅之謀立代王丞相陳平太尉周勃等使人迎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張武等議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大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大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毋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

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
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
彊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
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
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畔諸呂
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爲變百姓
弗爲使其黨寧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
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彊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
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
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

往見絳侯絳侯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笑謂宋昌曰果如公言乃令宋昌驂乘張武等六人乘傳詣長安至高陵休止而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閏月己酉入代邸遂卽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興居先淸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卽日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明年四月辛亥封昌爲壯武侯

東觀漢記宋義後有宋昌會稽典略昌宋義孫也唐書宰相世系表宋氏出自子姓楚有上將軍義義生昌漢中尉始居西河介休案昌爲宋義之孫當從會稽典錄世系表但云義生昌文不具也漢界休屬太原郡世系表云西河介休蓋據魏晉以後言之耳

舊志鄉賢列春秋時介之推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周尹吉甫子然於隱逸列周吉桑介之推尹吉甫辯見沿革及古蹟介之推辯見緜山條下子然引大戴禮曰觀於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益介山子然之行也考之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篇作易行

以俟天命居下位而不援其上觀於四方也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以不能學爲已終身之憂是介山子推之行也北周盧景宣注云晉大夫介之推也據說文子推作子然而分爲兩人一列人物一列隱逸謬矣古桑下實以趙簡子遊於西河事則遠在介之推後而列於其前已爲失次又劉向新序作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

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沖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毳也平公默然此本一事而傳聞不同其曰西河則泛舉龍門河不得繫之此地今斷自漢以前此傳會失實者槩不濫入

郭徵士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皐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

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司徒黄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泰別傳曰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它後遭母憂有至孝稱謝承書曰遭母憂歐血發病歷年乃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故宦

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雅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子弟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於野慟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於家時年四十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謝承書曰泰以建寧二年正月卒自宏農函谷關以西河內湯陰以北二千里負笈荷擔彌路柴車葦裝塞塗蓋有萬數來赴）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謝承書曰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先李智之陳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初泰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泰泰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泰以是名聞天下

宋徵士沖字子浚太原界休人其事實無考

水經注汾水又西南逕界休縣城東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沖以有道司徒徵案林宗有辟司徒掾舉有道二事豈子浚亦與之同歟他無可考姑據水經注列之

右漢三人舊志列郭泰辛慶忌二人山西通志於人

物列宋昌漕仲叔郭翁中孫會宗於文苑列宋沖案漕仲叔漢書游俠傳作西河漕中叔郭翁中史記游俠傳作西河郭公仲漢書作高翁中孫會宗漢書楊惲傳作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翁中武帝時人會宗宣帝時人中叔王莽時人而列中叔於前亦失次漢西河郡領縣三十六在今府境者不及四之一而郡治遠居河西不得槩入於此況俠以武犯禁如翁中中叔所不當列者也辛慶忌漢書稱其本狄道人爲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唐肅宗時有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爲太原尹其曾孫讜史但言其

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至周顯德中辛仲甫宋史乃
云汾州孝義人舊志於辛雲京下云慶忌二十八代
孫因錫田在縣家焉辛仲甫下云慶忌之後至唐封
金城王雲京錫田在縣因而家焉賜田事不見史傳
惟元時史澤撰辛氏家譜記云唐金城郡王辛雲京
漢左將軍慶忌二十八代孫也葬於萬年縣鳳棲原
又云昔金城郡王所錫田有在孝義縣者子孫因而
家焉是居孝義者雲京之子孫也雲京寄籍京兆故
葬京兆之萬年縣不當因其子孫而繫之孝義由唐
溯漢更援狄道辛慶忌去雲京七百餘年而從雲京

之子孫改爲孝義人祀之鄉賢列之人物何相沿不察一至乎是

郭侍御史欽西河人太康中以匈奴五部居內地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欽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匈奴之衆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之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部峻其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

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後卒有劉淵之亂

孫太守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祖資魏驃騎將軍父宏南陽太守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叅鎭東軍事文帝遣符劭孫郁使吳將軍石苞令楚作書遺孫皓劭等至吳不敢爲通楚後遷佐著作郎復叅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材氣頗侮易於苞初至長揖曰天子命我叅鄉軍事因此而嫌隙遂構苞奏楚與吳人孫世山共訕毀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經年事未判又與鄉人郭奕忿爭武帝雖不顯明其罪然以少賤受責遂湮廢積年初叅軍不敬府主楚

既輕芭遂制施敬自楚始也征西將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爲𠫭軍轉梁令遷衛將軍司馬時龍見武庫井中羣臣將上賀楚上言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羣臣或有謂之禎祥而稱賀者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者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夫龍或俯鱗潛于重泉或仰攀雲漢游乎蒼昊而今蟠于坎井同于蛙蝦者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厮役之賢沒於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願陛下赦小過舉賢才垂夢於傅巖望想於渭濵脩學官起淹滯申命公卿舉獨行君子可惇風厲俗者又舉亮拔秀異之才可以撥煩理難矯世抗言

者無繁世族必先逸賤夫戰勝攻取之勢幷兼混一之威五伯之事韓白之功耳至於制禮作樂闡揚道化甫是士人出筋力之秋也伏願陛下擇狂夫之言惠帝初爲馮翊太守元康三年卒初楚與同郡王濟友善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銓邑人品狀至楚濟曰此人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楚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少時欲隱居謂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濟初楚除婦服作詩以示濟濟曰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覽之悽然增伉儷

之重三子衆恂纂恂子盛纂子統綽並知名
孫統字承公幼與綽及從弟盛過江誕任不羈而善屬文時人以爲有楚風征北將軍褚裒聞其名命爲參軍辭不就家於會稽性好山水乃求爲鄞令轉在吳寧居職不留心碎務縱意游肆名山勝川靡不窮究後爲餘姚令卒子騰嗣騰以博學著稱位至廷尉騰弟登少善名理注老子行於世仕至尚書郎早終

孫廷尉卿綽字興公博學善屬文少與高陽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居於會稽游放山水十有餘年乃作遂初賦以致其意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

隱非隱若以元禮門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所居齋前種一株松恒自守護鄰人謂之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永無棟梁日耳綽答曰楓柳雖復合抱亦何所施邪綽與詢一時名流或愛詢高邁則鄙於綽或愛綽才藻而無取於詢沙門支遁試問綽君何如許答曰高情遠致弟子早已伏膺然一詠一吟許將北面矣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也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除著作佐郎襲爵長樂侯綽性通

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鑿齒曰、沙之
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簸之颺之、糠粃在前、征西將軍
庾亮請爲參軍、補章安令、徵拜太學博士、遷尚書郎、揚
州刺史殷浩以爲建威長史、會稽內史王羲之引爲右
軍長史、轉永嘉太守、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時大司馬
桓溫、欲經緯中國、以河南粗平、將移都洛陽、朝廷畏溫
不敢爲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
諫、綽乃上疏曰、伏見征西大將軍臣溫表、便當躬率三
軍、討除二寇、蕩滌河渭、清灑舊京、然後神旂電舒、朝服
濟江、反皇居於中土、正玉衡於天極、斯超世之宏圖、千

之舉事然臣之所懷竊有未安以爲帝王之興莫不
藉地利人和以建功業貴能以義平暴因而撫之懷愍
不建淪胥秦京遂令外患交侵神州絕綱土崩之釁
由道喪然中夏蕩蕩一時橫流百郡千城曾無完郛者
何哉亦以地不可守投奔有所故也天祚未革中宗龍
飛非惟信順協於天人而已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
耳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義大矣哉斯已然
之明效也今作勝談自當任道而遺險校實量分不得
不保小以固存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蒼生殄滅百不
遺一河洛丘墟函夏蕭條井堙木刊阡陌夷滅生理茫

茫永無依歸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長子老孫亡者丘隴成行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寔爲交切若還都旋軫之日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泰山之安既難以理保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爲國遠圖向無山陵之急亦未首決大謀獨任天下之至難也今發憤忘食忠慨亮到凡在有心孰不致感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者豈不以反舊之樂賒而趣死之憂促哉何者植根於江外數十年矣一朝拔之頓驅蹴於空荒之地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棄生業富者無三年之糧貧者無一餐之飯田宅不可

復售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夫國以人爲本疾寇所以爲人衆喪而寇除亦安所取裁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自古帝王之都豈有常所時隆則宅中而圖大勢屈則遵養以待會使德不可勝家有三年之積然後始可謀太平之事耳今天時人事有未至者矣一朝欲一宇宙無乃煩而難舉乎臣之愚計以爲且可更遣一將有威名資實者先鎮洛陽於陵所築二壘以奉衛山陵埽平梁許淸一河南運漕之路既通然後盡力於開墾廣田積穀漸爲徙者

之資如此賊見亡徵勢必遠竄如其迷逆不化復欲送死者南北諸軍風馳電赴若身手之救痛痒率然之應首尾山陵既固中夏小康陛下且端委紫極增修德政躬行漢文簡樸之至去小惠節游費審官人練甲兵以養士滅寇爲先十年行之無使嗷廢則貧者殖其財怯者充其勇人知天德赴死如歸以此致政猶運諸掌握何故舍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陛下春秋方富温克壯其猷君臣相與宏養德業括囊元吉豈不快乎今温唱高議聖朝互同臣以輕微獨獻管見出言之難實在今日而臣區區必聞天聽者切以無諱之朝狂

進說芻蕘之言聖賢所察所以[illegible]冒干陳若
陛下垂神溫少留思豈非屈於一人而允億兆之願哉
如以干忤罪大欲加顯戮使丹誠上達退受刑誅雖沒
泉壤尸且不朽桓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何不尋
君遂初賦知人家國事邪尋轉廷尉卿領著作綽少以
文才垂稱于時文士綽爲其冠溫王郗庾諸公之薨必
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焉年五十八卒子嗣有綽風文
章相亞位至中軍參軍早亡
孫給事中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
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

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至暮忘飧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貧親老求爲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爲叅軍庾亮代侃引爲征西主簿轉叅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以盛爲安西諮議叅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

冀留盛爲參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拒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盛與溫牋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溫得盛牋復遣從事重按之贓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

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目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子潛放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

州與父俱從庾亮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終於長沙相

右晉五人舊志列王延宋隱二人通志於人物列王殷孫康王延於文苑列孫楚孫統孫綽孫盛孫放案王延仕劉聰宋隱先仕慕容垂後仕北魏皆不當繫之晉隱曾祖奭晉昌黎太守後爲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隱雖以孝聞然不能終事一主固無足稱

述且自其父家列人史猶云西河介休人徒推本言之耳王殷祁人非今府境孫統與緯盛自幼渡江至統子騰登盛子潛放附見統盛傳可也盛曾孫康康子伯騶相去益遠矣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一旬繼母卜氏遇之無道恒以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彌謹卜氏常盛冬思生魚勑延求而不獲杖之流血延尋汾叩凌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踊出冰上延取以進母卜氏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悟撫延如己生延事親色

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隆冬盛寒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晝則傭賃夜則誦書遂究覽經史皆通大義州郡禮辟貪供養不起父母終後廬於墓側非其蠶不衣非其耕不食屬天下喪亂隨劉淵遷於平陽農蠶之暇訓誘宗族侃侃不勧家牛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而授與初無吝色其人後自知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與之不復取也年六十方仕於劉聰稍遷尚書左丞至金紫光祿大夫聰死後靳準將作亂謀之於延延不從準既誅劉氏自號漢大王以延爲左光祿大夫延又大罵不受準遂殺之

右劉聰時一人舊志繫之晉非也

張成紀侯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永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伐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既至襄陽佺期問臣魏初

伐中山幾十萬衆曰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還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聞朝廷不都山東貌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揚州佺期曰蠻賊互起

水行甚難魏之軍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郭文恭太原平遙人仕爲太平縣令年踰七十父母喪亡文恭孝慕罔極乃居祖父墓次晨夕拜跪跣足負土培祖父二墓寒暑竭力積年不已見者莫不哀歎尚書

聞奏標其門閭

宋簡侯宣字道茂西河介休人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專守北園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宣時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子真渤海高允及從子愔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曾病季秋之月思瓜不已瓊夢想見

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不就卒於家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宋列人子愔與從叔宣博陵崔建俱知名世祖時歷位中書博士員外散騎常侍使江南賜爵列人子還拜廣平太守興安五年卒贈安遠將軍相州刺史謚曰惠長子顯襲爵顯無子養弟子弁爲後弁父叔珍李敷妹夫因敷事而死弁才學儁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尚書李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顯卒弁襲爵弁與李彪州里迭相祗好彪爲秘書丞弁自中散彪請爲著作佐郎尋除尚

書殿中郎中高祖嘗因朝會之次歷訪治道弁年少上微自下而對聲姿清亮進止可觀高祖稱善者久之因是大被知遇賜名爲弁意取弁和獻玉楚王不知寶之也遷中書侍郎兼員外常侍使於蕭頤頤司徒蕭子良祕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志氣謇諤不遠李彪而體韻和雅舉止閑邃過之轉散騎侍郎時散騎位在中書之右高祖嘗論江左事因問弁曰卿北南行入其隅隩彼政道云何興亡之數可得知不弁對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既以逆取不能順守德政不理徭役滋劇內無股肱之助外有怨叛之民以臣觀之必不能貽

厥孫謀，保有南海，若物憚其威，身免爲幸，後車駕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徇之，於是三軍振懼，莫敢犯法，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卽正兼司徒左長史，時大選內外羣官，弁定四海士族，弁專參銓量之任，事多稱旨，然好言人之陰短，高門大族意所不便者，弁因毀之，至於舊族淪滯，人非可忌者，又申達之，弁又爲本州大中正，姓族多所降抑，頗爲時人所怨，遷散騎常侍，尋遷右衛將軍，領黃門，弁屢自陳讓，高祖曰，吾爲相知者，卿亦不可有辭，豈得專守一官，

不助朕爲治且常侍者黃門之麤冗領軍者三衛之假
攝不足空存推讓以棄大委其褻卿遇如此始高祖北
都之選也李沖多所參豫頗抑宋氏弁有恨於沖而與
李彪交結雅相知重及彪抗沖沖劾彪不至大罪弁之
力也彪除名爲民弁大相嗟慨密圖申復高祖在汝南
不豫大漸旬有餘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
人而已小瘳乃引見門下及宗室長幼諸人入者未能
皆致悲泣弁獨進及御牀歔欷流涕曰臣不謂陛下聖
顏毀瘠乃爾由是益重之車駕征馬圈留弁以本官兼
祠部尚書攝七兵事及行執其手曰國之大事在祠與

戎故令卿綰攝二曹可不自勉弁頓首辭謝劬勞王事恩遇亞於李沖高祖每稱弁可爲吏部尚書及崩遺詔以弁爲之與咸陽王禧等六人輔政而弁已先卒年四十八詔賜錢十萬布三百疋贈安東將軍瀛州刺史諡曰貞順弁性好矜伐自許膏腴高祖以郭祚晉魏名門從容謂弁曰卿固應推郭祚之門也弁笑曰臣家未肯推祚高祖曰卿自漢魏以來既無高官又無儁秀何得不推弁曰臣清素自立要爾不推侍臣出後高祖謂彭城王勰曰弁人身良自不惡乃復欲以門戶自矜殊爲可怪

右北魏四人舊志列南北朝張濟郭文恭宋欽宋弁宋翻宋世良宋世軌七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北魏張濟宋宣宋愔宋弁宋翻宋世景北齊宋世軌於文苑列北魏宋隱張偉北齊宋世良考之魏書宋隱西河介休人而自其父恭巳家於廣平列人隱叔父洽洽第四子宣宣從子愔高允徵士頌稱行司隸校尉中都侯西河宋宣道茂廣平太守列人侯西河宋愔是宣愔宜從徵士頌繫之西河至宋弁宋翻其傳直稱廣平列人人翻弟鍼鍼弟世景其傳稱廣平人鍼子世良世軌北齊書列傳亦稱爲廣平人唐書宰相

世系表、宋昌始居西河介休、十二世孫晃、晃三子恭洽巖、徙廣平列人、晃魏書作活、或其更名也、宣孫瓊有孝行、惽子顯、無子、以弁爲後、弁北魏名臣、今於宋宣宋惽二傳附見之、翻及世景世良、世軌、據史傳爲廣平宋氏已久、故不載入、宋敏舊志但云敦篤有志行、又於宋世良下云敏之子、案魏書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子世良、然則敏殆毓之譌耳、張偉太原中都人、北魏中都乃今榆次縣、非府境、

鄭興、汾州永安人、有孝行、聞於朝、貞觀元年、以縣名與涪州縣名同、改爲孝義、且以旌興也、

李吉甫元和郡國圖志云縣人郭興有孝義故以爲名焉舊志云鄭興父早卒勺水不入口號痛者三日力農養母甘旨不闕母病湯藥必親嘗衣不解帶刲股爲羹以進母食之愈貞觀元年有司聞於朝詔改永安縣爲今名案郭鄭字相似未知孰是縣名以興改而新舊唐書孝友傳不列其人豈以刲股事出於委巷之陋遂畧之歟

康深汾州介休人貞觀八年爲殿前護駕將軍有功介休縣志云按碑記深立心寬恕制行端莊太宗封境內神祇敕封太尉元知縣徐養正立碑今在下莊

村東

宋學士令文汾州人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絶人世稱三絶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及子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悌精草隷世謂皆得父一絶

宋右臺務光字子昂一名烈汾州西河人舉進士及第調洛陽尉遷右衛騎曹參軍神龍元年大水詔文武九品以上官直言極諫務光上書曰后王樂聞過罔不興拒諫罔不亂樂聞過則下情通下情通則政無缺此所以興也拒諫則羣議壅羣議壅則上孤立此所以亂也

臣嘗觀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其間甚密，是以[illegible]於此，變生於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竊見自去夏以來，水氣勃戾，天下多罹其災，洛水暴漲，漂損百姓。傳曰，簡宗廟，廢祠祀，則水不潤下。夫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嚴配祖宗。自陛下御極，郊廟山川，不時薦見。又水者陰類，臣妾之道，氣盛則水泉溢項，虹蜺紛錯，暑雨滯霪，陰勝之沴也。後廷近習，或有離中饋之職，以干外政，願深思天變，杜絕其萌。又自春及夏，牛多病死，疫氣浸淫。傳曰，思之不睿，時則有牛禍。意者萬機之事，陛下未躬親乎。晁錯曰，五帝其臣不及，則自親之。今朝廷賢佐

雖多然莫能仰陛下清光願勤思法宮凝就大化以萬方爲念不以聲色爲娛以百姓爲憂不以犬馬爲樂臣聞三五之君不能免淫亢顧備禦存乎人耳災興細微安之不怪及禍變已成駭而圖之猶水決治防病困求藥雖後僶俛尚何救哉夫塞變應天實繫人事今霖雨即閉坊門豈一坊一市能感發天道哉必不然矣故里人呼坊門爲宰相謂能節宣風雨天工人代乃爲虛談又數年以來公私罄竭戶口減耗家無接新之儲國乏俟荒之蓄陛下近觀朝市則以爲既庶且富試踐閭則百姓衣馬牛之衣食犬彘之食十室而九丁壯盡

邊塞孀孤轉於溝壑猛吏奮毒急政破資馬困斯佚人窮斯詐起為姦盜從而刑之良可歎也今人貧而奢不息法設而偽不止長吏貪冒選舉以私稼穡之人少商旅之人衆願坦然更化以身先之凋殘之後緩其力役久弊之極訓以敦龐十年之外生聚方足臣聞太子者君之貳國之本所以守器承祧養民贊業願擇賢能早建儲副安社稷慰黎元姻戚之間謗議所集積疑成患憑寵生災愛之適以害之也如武三思等誠不宜任以機要國家利器庸可久假於人秘書監鄭普思國子祭酒葉靜能挾小道淺術列朱紫取銀黃虧國經悖天道

書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誠治亂安危之秋也願陛下遠佞人親有德乳保之母妃主之家以時接見無令媟黷疏奏不省俄以監察御史巡察河南道時滑州輸丁少而封戶多每配封人皆亡命失業務光建言還邑大都不以封今命侯之家專擇雄奧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請以封戶均餘州又請食賦附租庸歲送停封使息傳驛之勞不見納以考最進殿中侍御史遷右臺嘗薦汝州參軍事李欽憲後爲名臣卒年四十二

宋總管之悌令文子之悌長八尺以驍勇聞開元中歷

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綰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

梁柱國思汾州平遥人幼好儒術重交遊值朝廷用師奮身從戎累功加上柱國大歷十二年卒年八十有七

薛刺史鐵山隰州石樓人破黃巢黨單騎入長安勇智之將罕出其右

右唐七人舊志列薛融康深鄭興辛雲京宋務光五人山西通志於人物列康深宋務光宋之悌辛雲京梁思於文苑列宋令文宋之問薛能考薛融當繫之

五代辛雲京金城人辯見前宋之問薛能與三國魏孫資北齊張亮隋郭衍俱別見仕實

李刺史彥從汾州孝義人拳勇善騎射爲漢濮州刺史州故有老吏舞文者皆歛戢

右五代漢一人

人物二

辛太保仲甫字之翰汾州孝義人曾祖實石州推官祖迪壽陽令父藩河東節度判官仲甫少好學及長能吏事偉姿儀器局沉厚周廣順中郭崇掌親軍領武定節制署仲甫掌書記顯德初出鎮澶淵仍署舊職崇所部吏爲廂虞候部民有被刼殺者訴陰識賊魁即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捕逮鞫之吏故稽其獄仲甫曰民被寇害而使自誣服蠹政甚矣焉用僚佐爲請易吏以雪寃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崇移鎮眞定改深趙

鎮觀察判官太祖受命以崇為監軍陳思誨密奏崇有姦狀上怒且疑遣中使馳往驗之未至崇憂懣失據謂賓佐曰苟王人不察為之柰何皆愕相視仲甫曰臣常膺運公首効節軍民處置率循常度且何以加罪第遵偵使者率僚屬盡郊迎禮聽彼伺察久當自辨矣崇如其言使者至覘崇無他意還奏上大喜歸罪於思誨仲甫又隨崇為平盧軍節度判官崇卒改鄆齊觀察判官累雪冤枉乾德五年入拜右補闕出知光州州有橫河與城直會霖潦暴疾水溢潰廬舍仲甫集船數百艘脊民儲皆賴以濟六年移知彭州州卒誘營兵及諸

反謀以長春節宴集日爲亂屬春初仲甫出城巡視見濠中草深意可藏伏命燒薙之兇黨疑謀洩有自首者擒百餘人盡斬之先是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栁蔭行路郡人德之名爲補闕栁太祖問羣臣文武兼資者爲誰趙普以仲甫對徙益州兵馬都監代還選爲三司戸部判官太平興國初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遼主問黨進何如人如進之比有幾仲甫曰國家名將輩出如進鷹犬材耳何足道哉遼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竟不能屈使還以刑部郎中知成都府既至奏免歲輸銅錢罷榷酤政尚寛

簡蜀人安之八年加右諫議大夫時彭州盜賊連結爲害詔捕未獲仲甫誘令自縛詣吏者凡百餘人餘因散去九年入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雍熈二年拜給事中叅知政事端拱中進戸部侍郎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而已淳化二年以足疾罷爲工部尚書出知陳州代歸會蜀有寇以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輿疾招撫以疾未行無何以太子少保致仕眞宗卽位加太子少傅咸平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子若沖若海若濛若濟若渝皆能其官孫有孚有鄰俱舉進士

侯侍郎仁寶汾州平遥人趙普妹婿也父益宋乾德三年贈中書令仁寶以蔭遷太子中允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以仁寶知邕州州之右江生毒藥樹宣化縣人常採貨之仁寶以聞詔盡伐去九年不代太平興國中上言陳取交州策太宗令馳驛召歸多遜據奏曰若召仁寶其謀必洩蠻夷增備未易取也不如授仁寶飛輓之任且經度之别遣偏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長驅而往勢必萬全遂以仁寶爲交州水陸計度轉運使前軍發遇賊鋒甚盛援兵不繼死江中太宗聞之甚悼惜特贈工部侍郎録其子延齡延世並爲齋郎延齡至殿

中丞延世至太子中舍
侯都部署延廣汾州平遥人祖益父仁矩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延廣死劉氏行匄抱持延廣至京師還益及仁矩歷通祁雄三州刺史悉以補牙職在雄州時方飲宴寇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其酋一人斬首數級悉擒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監軍李漢超以其事聞詔書褒美賜錦袍銀帶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太平興國初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善撫士卒下樂爲用戎人畏服遷閤門祗侯會西北戎入寇求可

使徼巡者。近臣言延廣將家子，習邊事，無出其右。時延
廣病，強起之，遷崇儀副使，充同鄜坊延丹綏邊都巡檢
使。延廣力疾入辭，太祖賜以名藥及方，遣太醫隨侍。戎
人聞延廣之至，不敢復爲寇亂。叛卒劉渥嘯聚亡命數
百人，寇耀州富平縣，謀入京兆，其勢甚盛，所過殺居民，
奪財物，縱火而去，關右騷然。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
之，會渥於富平四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渥
素憚延廣，傳言我草間求活，觀死如鴻毛耳，侯公家世
富貴，柰何不思保守，而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下。
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鬭，鬭大樹下，斷渥右臂，渥脫

走乘勢大破其衆、遏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爲追兵所獲、遏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上嘉之、擢拜崇儀使、淳化二年李繼遷始擾夏臺、即命延廣領獎州刺史、知靈州、賜金帶名馬、會趙保忠陰結繼遷、朝廷命騎將李繼隆率兵問罪、以延廣護其軍、既而夏臺平、保忠就縛、手詔褒美、錫賚甚厚、師還、留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郡中不治、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先是延廣知靈州部下嚴整、戎人悅服、李繼遷素避其鋒、監軍康贊元害其功、誣奏延廣得虜情、恐後偪強難制、遂詔還、以綦

吝德豐代之部內甚不治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兼兵馬都部署賜白金三千兩歲增給錢二百萬戎人塞道郵傳餽餫皆不通延廣獨引數十騎之鎮戎人素服其威名皆相率引避二年春病上遣御醫馳驛視之醫至疾已亟延廣謂中使李知信曰延廣自度必不起家世受國恩今日得死所矣但恨未立尺寸功以報上耳言訖而卒年五十上聞之爲出涕賵賻甚厚以其子爲六品正員官子紹隆東染院使帶御器械紹隆子宗亮右侍禁閤門祗候

趙景肅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𡡉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爲雍丘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爲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爲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爲壽善訓其子亦爲可嘉也擢置甲科爲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爲荊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脩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彥

進米信失律於岐溝昌言遺觀察支使鄭蒙上疏請誅彬等優詔褒答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詔預焉憲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爲左諫議大夫代宏爲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言善知制誥胡旦度知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爲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頴性險誕與旦狎旦爲作大言之辭使頴上之爲頴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爲大臣及歷舉數

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爲內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頴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頴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數月會有頴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寛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爲江淮兩浙制置茶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辭如初即以戸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

圖利誘姦人潛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命徑取豪家儲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爲姦利者屬澶州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斬衆股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褒諭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於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

未決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贊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鬬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爲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別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畧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

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
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
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
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真宗即位遷兵部
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
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
有言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
以寒儁世家爲恨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
時多遣臺吏巡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準故
事令左右巡使分領之會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

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款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illegible]勝軍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illegible]

真宗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境內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錄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祿終喪婿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於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強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

以威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
對僚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楊團練使瓊汾州西河人幼事馮繼業以材勇稱太宗
召置帳下即位隸御龍直三遷神勇指揮使從征太原
以勞補御龍直指揮使雍熈初改弩直都虞侯兼御前
忠佐馬步都軍頭領顯州刺史淳化中李順叛蜀瓊往
夔峽擒賊招安領兵自峽上與賊遇累戰抵渝合與尹
元裴莊分路進討克資普二州雲安軍斬首數千級詔
書嘉奬遣使即軍中眞拜單州刺史至道初召還供職
明年徙知霸州兼鈐轄未幾改防禦使靈慶路副都部

署河外都巡檢使賊累寇疆瓊固捍有功導黃河溉民田數千頃敗賊於合河鎮北獲人畜無算賊騎五百掠城下擊破之追北三十里並賜詔嘉諭咸平二年命爲涇原儀渭邠寧環慶清遠軍靈州路副都部署尋徙鎮定高陽關三路押策先鋒屯定州之北明年副王超爲鎮州都部署再遷環慶徙定州四年召還以鄜州觀察使充靈環十州軍副都部署兼安撫副使嘗遣使諭旨賊若寇清遠及青岡白馬寨即合兵與戰是秋果長圍清遠頓積石河清遠屢走間使詰瓊請師瓊將悉出兵爲援鈴轄內園使馮守規都監崇儀使張繼能曰敵近

重兵在前繼無以進不可悉往乃止命副部署海州團練使藩璘都監西京右藏庫劉文質率兵六千赴之寇鼓兵攻南門其子阿移攻北門堙濠斷橋以戰瓊遣鈐轄李讓督精卒六百往援至則城陷矣賊治青岡城下順州刺史王瓌普謂瓊曰青岡地遠水泉非屯師計願棄之瓊合謀焚芻糧兵仗驅老幼以出退保洪德寨寇威浸熾未嘗交一鋒事聞於上傳召瓊繫御史獄治罪當死兵部尚書張齊賢等議請如律詔特貸命削官流崖州明年移道州景德初起爲右領軍衛將軍分司西京累遷左領軍衛大將軍領賀州團練使知兗州有州

卒自言得神術能飛行空中州人頗惑瓊捕至折其足奏戮之五年卒年六十七錄其子舜臣爲奉職長子舜賓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李都監渭字師望汾州西河人後家河陽進士起家爲臨穎縣主簿累官至太常博士會河決滑州天聖初上治河十策參知政事魯宗道奉詔行河奏渭換北作坊副使與張君平並爲脩河都監未幾皆罷以渭爲鄆州兵馬都監徙知憲州又知鳳州兼階成州鈐轄初屬戸宼陷階州沙灘寨渭至詰所以然者乃都校趙釗擾之奏流釗道州以恩信諭酋帥復其寨遷軍器庫副使歷

知原環慶三州時詔舉勇畧任邊者李諮以渭應詔徙益利路兵馬鈐轄領惠州刺史遷東八作使擢西上閤門使徙鄜延路再遷四方館使寶元元年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元昊反狀渭與知州郭勸謀卻之既而元昊果反又與勸奏以爲元昊表至猶稱臣可漸屈以禮朝廷初以渭兼知鄜州坐是貶爲尙食使知汝州徙磁州元昊犯邊言者益歸罪於渭復降右監門衛將軍白波兵馬都監卒

曹元帥玠字帝錫汾州介休人仁宗朝建節開封遂夏不敢犯以功授總理大元帥慶歷三年卒勅賜祭葬

狄武襄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寶元初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以青爲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時偏將屢爲賊敗士卒多畏怯青行常爲先鋒凡四年前後大小二十五戰中流矢者八破金湯城畧宥州屠嚨咩歲香毛奴尚羅慶七家口等族燔積聚數萬收其帳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橋子谷築招安豐林新寨大郎等堡皆扼賊要害嘗戰安遠被創甚聞寇至卽挺起馳赴衆爭前爲用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尹洙爲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

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以功累遷西上閤門副使擢秦州刺史涇原路副都總管經畧招討副使又加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惠州團練使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元昊稱臣徙眞定路副都總管歷侍衛步軍殿前都虞侯眉州防禦使遷步軍副都指揮使保大安遠二軍節度觀察留後又遷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勑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

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以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權樞密副使皇祐中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圍廣州嶺外騷動楊畧等安撫經制蠻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撫荊湖南北路經制廣南盜賊事置酒垂拱殿以遣之時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使軍聲大沮青

戒諸將毋妄與賊鬬聽吾所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十犯賊潰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幷召用等三十人按以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已而頓甲令軍中休十日覘者還以爲軍未即進青明日乃整軍騎一晝夜絶崑崙關出歸仁鋪爲陣賊既失險悉出逆戰前鋒孫節搏賊死山下賊氣鋭甚沔等懼失色青執白旗麾騎兵縱左右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首數千級其黨黄師宓儂建中智中及僞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賊五百餘人智

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遲明青按兵入城獲金帛鉅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之梟黃師宓等邕州城下斂屍築京觀於城北隅時賊屍有衣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青曰安知非詐邪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初青之至邕也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上流士飲者多死青殊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衆遂以濟復爲樞密副使遷護國軍節度使河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優進諸子官秩初青旣行帝每憂之曰青有威名賊當畏其來左右使令非青親信者不可雖飲

食卧起皆宜防竊發乃馳使戒之及聞青已破賊顧宰相曰速議賞緩則不足以勸矣始交趾願出兵助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於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旣至檄余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蠻夷蠻夷貪得忘義因而起亂何以禦之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略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

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相國寺行止殿
上人情頗疑迺罷青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
明年二月疽發髭卒帝發哀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
愼密寡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
明賞罰與士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
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
一出青賊既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若不用意者沔
始歎其勇既而服其爲人自以爲不如也尹洙以貶死
青悉力賙其家事子諮詠並爲閤門使詠數有戰功熙
寧元年神宗考次近世將帥以青起行伍而名動夷夏

深沉有智畧能以畏慎保全終始慨然思之命取青畫
像入禁中御制祭文遣使賚中牢祠其家
文潞公彥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
高祖宋翼祖諱改焉少與張昇高若訥從潁昌史炤學
炤母異之曰貴人也待之甚厚及進士第知翼城縣通
判絳州爲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四方用兵偏校有
臨陳先退望敵不進者大將守著令皆申覆彥博言此
可施之平居無事時爾今擁兵數十萬而將權不專兵
法不肅將何以濟仁宗嘉納之黃德和之誣劉平降賊
也以金帶賂平奴使附已說以證平家二百口皆械繫

詔彥博置獄於河中鞫治得實德和黨援盛謀翻其獄至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案具矣宜亟還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德和并奴卒就誅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鄜州餉道回遠銀城河外有唐時故道廢弗治彥博父洎爲轉運使日將復之未及而卒彥博嗣成父志益儲粟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遷天章閣待制都轉運使連進龍圖閣樞密直學士知泰州改益州嘗擊毬鈐轄廨聞外喧甚乃卒長杖一卒不伏呼入問狀令引出與杖又不受復呼入斬之竟毬乃歸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貝州王

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彥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恬退守道乞褒勸以厲風俗與樞密使龐籍議省兵凡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論者紛然謂必聚爲盜帝亦疑焉彥博曰今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死之其策訖行歸兵亦無事進昭文館大學士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用介既貶彥博亦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改忠武軍節度使知永興軍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富弼同拜士大夫

皆以得人爲慶三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爲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謀啓醮大慶殿因留宿殿廬志聰曰無故事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宮門上變不使入明旦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爲亂沆欲捕治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侯何如人懷德稱其愿可保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之以靖衆乃請沆判狀尾斬於軍門先是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

商胡河穿六漯渠入橫隴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庭抗言國家不當穿河於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有所在然未有以制之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以其狀白執政彥博視而懷之不以示同列而有喜色徐召二人詰之曰汝今日有所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直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復然二人退乃出狀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敢爾僭言何不斬之彥博曰斬

之則事彰灼。於中宮不安。衆皆曰善。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漯方位。復使二人往。繼隆自請留之。彥博曰。彼本不敢妄言。有敎之者耳。繼隆默不對。二人至六漯。恐治前罪。更言六漯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始歸第。當是時。京師業業。賴彥博彌持重。衆心以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以沆判呈。帝意乃解。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彥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間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奏。時以彥博爲厚德。久之。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改鎭保平。

判大名府。又改鎮成德。遷尚書左僕射。判太原府。俄復鎮保平。判河南。丁母憂。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喪。許之。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其後弼亦憂去。彥博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避不敢當。帝曰。暫煩西行。即召還矣。尋除侍中。徙

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劒南西川節度使熙寧
二年相陳升之詔彥博朝廷宗臣其令升之位彥博下
以稱遇賢之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位宰相上者獨
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
所爲以紊朝著固辭乃止夏人犯大順慶帥李復圭以
陳圖方畧授鈐轄李信等趣使出戰及敗乃妄奏信罪
彥博暴其非宰相王安石曲誅信等秦人寃之慶州兵
亂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
靜衆爲先陛下厲精求治而人心未安蓋更張之過也
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爾安石知

爲已發奮然排之曰求去民害何爲不可若萬事叢脞乃西晉之風何益於治御史張商英欲附安石摭樞密使他事以搖彥博坐不實貶彥博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斂民怨爲安石所惡力引去拜司空河東節度使判河陽徙大名府身雖在外而帝眷有加時監司多新進少年轉運判官汪輔之輒奏彥博不事事帝批其奏以付彥博曰以侍中舊德故煩卧護北門細務不必勞心輔之小臣敢爾無禮將別有處置未幾罷去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爲濬川杷天下指笑以爲兒戲安

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行其法子淵奏用杷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杷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罔上疏至帝不悅復遣知制誥熊本等行視如彥博言子淵乃請覲言本等見安石罷意彥博復相故傅會其說御史蔡確亦論本奉使無狀本等皆得罪獨彥博勿問尋加司徒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議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於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宗知子之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繫人謀

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真定策社稷臣也彥博曰如周勃霍光是爲定策自至和以來中外之臣獻言甚衆臣等雖嘗有請弗果行其後韓琦等訖就大事蓋琦功也帝曰發端爲難是時仁宗意已定嘉祐之末止申前詔爾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揜也遂加彥博兩鎮節度使辭不拜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當世榮之王中正經制邊事所過稱受密旨募禁兵將之而西彥博以無詔拒之中正亦不敢募而去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彥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宣仁后將用爲三省長官而言事者以爲

不可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恩禮甚渥然彥博無歲不求退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張惇秉政言者論彥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中預元祐黨籍後特命出籍追復太師謚曰忠烈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覲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

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彥博雖窮貴極富而平居接物謙下尊德樂善如恐不及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灝兄弟皆以道自重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爲堂繪像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神宗導洛通汴而主者遏絕洛水不使入城中洛人頗患苦之彥博因中使劉惟簡至洛語其故惟簡以聞詔令通行如初遂爲洛城無窮之利彥博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初以大理評事直史館與邢恕相善元祐初爲吏部員外郎

以直龍圖閣知同州彥博平章軍國及甫由右司員外
郎引嫌改衛尉光祿少卿彥博再致仕及甫知河陽召
爲太僕卿權工部侍郎罷爲集賢殿脩撰提舉明道宮
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
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亦坐奪職未幾復官卒
郝武莊質字景純汾州介休人少從軍挽彊爲第一充
殿前行門換供奉官爲府州駐泊都監主管麟府軍馬
與田朏將兵護軍須餽麟州道遇西夏數千騎寇鈔質
先驅力戰斬首獲馬數百又與朏行邊至柏谷敵塹道
以阻官軍質禦之於寒嶺下轉鬬逐北遂修復寧遠諸

柵以扼賊衝宣撫使杜衍安撫使明鎬連薦之且條上前後功狀超遷內殿承制并代路都監賈昌朝又薦爲大名路鈐轄使討貝州文彥博至命部城西回河上有亭甚壯彥博慮爲賊焚遣小校藺千守而質使千往他營度戰具千辭質曰亭焚吾任其責千去而亭焚彥博將斬千質趨至帳下曰千之去質實使之罪乃在質願代千死彥博壯其義兩釋之質自此益知名賊平遷六宅使歷高陽關定州并代鈐轄駐泊副都部署龍神衛捧日天武都指揮使馬軍殿前都虞候加領賀州刺史英州團練眉州防禦使奉詔城豊州進步軍副都指揮

使宿州觀察使召還宿衛改馬軍英宗立遷武昌軍節度觀察留後加安德軍節度使爲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元豐元年卒帝親臨其喪贈侍中謚曰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俸助之平居自奉簡儉食不重肉篤於信義田朏不振而死爲表揭前功官其一孫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

郝中允戩字伯牙石州定胡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戩重謝留錢五六年不

用復返之舉進士調宛邱尉舞陽主簿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上書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縣有績惜其去固留之耆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未至鄉里而樵卒自畚土造冢人有助之者使置土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以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畧使亦奏辟幕府戩曰向所以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待贈今則無及矣姻族語其妻聶氏

使勸戩仕曰吾不德無以助君子矧敢強其所不欲以
累其高哉聶事舅姑亦以孝義著戩忠信自將篤行苦
節不仕而卒司馬溫公爲銘其墓
王防禦使奇汾州人武舉中第章惇經營湖北溪洞以
爲將領降其酋舒光貴縳元猛平懿洽等州累遷加京
副使爲湖南都監徙廣西宣州蠻寇邊奇領兵至天河
縣期旦日會戰裨將費萬夜以衆竊出河泥隘戰沒經
畧使移書遺奇奇不能堪後數日蠻萬人驟集奇輕出
遂敗麾下猶數百人勸策馬逃去奇罵曰大丈夫當盡
節以報國何走爲戰而死詔贈皇城使忠州防禦使官

其家六人仍賜金帛
王節度使忠植石州人紹興九年金將斜卯阿里攻石州粘割胡撒率所部登城陷之十年秋忠植舉兵復石州等十一郡授武功大夫華州觀察統制河東忠義軍馬遂知代州尋落階官爲建寧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河東經畧安撫使明年金人圍慶陽急師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本朝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詣其右副元帥撒離曷不能屈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

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忠植卽死城下、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世將上其事、贈奉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宋史於忠植傳云、太行義士也、蓋考之未審、

宋知浹、汾州人、通左氏春秋、好直言、岳飛以賓客待之、飛初下吏、知浹上書聲其冤、流袁州、

元象、汾州孝義人、有孝行、嘗耕於六壁城下、其地有賊、土人因呼爲元象泊、

任康節、汾州西河人、有孝行、

舊志稱康節少遊學祖母李氏思之因急歸不復出祖母歿躬爨以養祖父案元象任康節其始末皆無考姑據舊志録之

右宋十六人舊志列王嗣宗田紹斌楊瓊李渭狄青李浩王奇侯延廣郝質文彥博趙叡趙昌言辛仲甫元象郝戩十五人王嗣宗田紹斌李浩別見仕實趙叡即見昌言傳山西通志所列多據州縣志採入而正史中其人行事卓卓轉或失之自宋以下凡去取雖未當非有關考覈者不復具論以省繁衍

張嵓起字傳霖汾州人爲國子助教免歸盜陷汾州嵓

起與妻赴井死

右金一人舊志列馬天來吳希尹二人別見仕實

梁天翔字飛卿汾州平遥人瑛之季子少磊砢便騎射讀書能通大義以文階起年十八尹本縣中統五年授懷孟路總管至元九年尹介休遷知郢州州初附不逞之徒相聚爲盜捕首惡杖殺之餘釋不問授僉嶺南廣西道按察司事摘姦發伏郡邑以寧遷廣東道提刑按察副使改四川按察副使歲饑請發廩以賑主者議上聞天翔曰報下則民殍矣遂發糧四萬斛賑之二十六年雲南行御史臺授朝列大夫侍御史乘傳上切治體者

二十餘事世祖深嘉納焉授吏部侍郎會高麗饑制以天翔往賑還授成都路總管改四川道肅政廉訪使卒年五十有五追封安定郡侯

杜思忠字彥甫汾州平遥人祖父珪好施與以長者稱於鄉父豐沁州長官贈沁陽公思忠討高麗有功授承務郎淇陽固鎮鐵冶提舉思忠曰鹽鐵之政古人所鄙營利之術非余之能辭官歸人稱其高節

杜文定思敬字敬甫汾州平遥人思忠之弟也受學許魯齋之門累官御史臺都事轉治侍御史除戶部侍郎歷左右司郎中出爲順德安西總管簽陝西中書省務

汴梁總管復入爲侍御史拜中書參知政事進四川行省左丞不赴致仕年八十六卒謚文定立朝有風節

呂簡肅沇字棠甫汾州西河人少讀書曉達義理以國語文字爲廣平大名教授薦歷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首上疏條八事絀貪儒之吏彌蜀寇之兵天歷初由南臺都御史僉海北海南道廉訪司使所至興學校正風俗斷疑獄弭盜寇詔加亞中大夫丁父憂服除起爲襄陽總管本路諸軍奧魯總管政績甚著授大中大夫大明路總管兼府尹本路諸軍總管內勸農事知河防事會臺議宿望擢拜嘉議大夫海北海南道肅政

廉訪使。卒於官。贈禮部尚書。封河東郡侯。諡簡肅。

柳誠。汾州西河人。爲國子監助教。有學守。

王天祺。字秋岩。汾州西河人。孝友能文。徵教職。舉茂異。皆辭疾不赴。門人李峽等爲之立碑。

李進士邦用。汾州介休人。少有大志。不泥俗學。孝弟出於天性。其行已教人。一以孝弟爲先。時望歸之。

鈕汾陽伯克讓。汾州介休人。歷岳州武昌二郡推官。用法平恕。守龍陽郡。多善政。州人勒石頌之。終宣慰副使。追封汾陽郡伯。

鄭衛公允中。石樓人。元進士。累官浙東廉訪使。進冢宰

封衛國公

縣志稱其德被生民功在社稷而事實絕不聞今據

縣志列之

褚忠肅不華字君實石樓人沉默有器局泰定初以廷試第二補中瑞司驛史授海道副千戶轉嘉興路治中連拜南臺西臺監察御史遷河西道廉訪僉事移淮東未幾擢副使汝潁盜發勢張甚不華行郡至淮安極力爲守禦計賊至多所斬獲且請知樞密院老章判官劉甲守韓信城相犄角爲聲援復上章劾總兵及諸將逗撓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階中奉大夫甲有智勇

與賊戰輒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不華頗賴之總兵者聞不華劾已益恚嫉乃徹甲別將兵擊賊冀以困不華甲去韓信城陷既而天長青軍叛普顏帖木爾所統黃軍復叛賊皆挾之來攻不華知事危退入哈刺章營賊稍引去乃出抵楊村橋賊奄至殺廉訪副使不達失里不華以餘兵入淮安時城之東西南三面皆賊惟北門通沭陽阻赤鯉湖指揮使魏岳陽遲駐兵沭陽淮安倚其芻餉而赤鯉湖爲賊據沭陽之路又絕賊計孤城可取進柵南鎖橋不華與元帥張存義出大西門會僉事忽都不華兵突賊柵殊死戰賊敗走退北二十餘里城

中食且絕元帥吳德琇運糧萬斛入河爲賊所掠德琇僅以身免賊與青軍攻圍日益急總兵者屯下邳相去五百里按兵不出凡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聽城中食草木螺蛤魚蛙燕鳥及鞾皮鞍韉革箱敗弓之筋皆盡撤屋爲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至正十六年十月乙丑城陷不華據西門力鬬中傷見執爲賊所臠不華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許朝廷聞之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追封衛國公諡曰忠肅賻鈔二百錠以卹其家

褚伴哥忠肅之次子也隨父守淮安城陷父子力戰及

父中傷伴哥冒刃救護被殺

車世榮石州人以孝行旌州志但言其官鳳翔路陰陽教授無事實可考

右元十二人舊志列杜豐杜思明杜思敬呂沆張益李邦用王珪王仲文鈕克讓袁湘陳資壽高岡十二人杜豐杜思明張益王珪王仲文袁湘別見仕實陳資壽本錦州永樂人高岡別見名宦